

# 陈瘦竹传

朱栋霖

作者赐稿

-

一

竹是无锡人，1909年11月29日出生于江苏无锡港下南陈巷，本名定节。江南水乡，世风淳朴，人情尚。陈家虽是读书人家，但家境贫寒。陈瘦竹幼年丧父，靠母亲养蚕织布，做农活维持生计。当小学教一定要让儿子读书。于是陈瘦竹与哥哥就读于港下国民小学，后又进顾山镇锦带高等小学。

陈瘦竹升入无锡县城的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这所学校不收学膳杂费，还有生活补贴。这是江苏一文史著称，有许多名师。教陈瘦竹国文的教师中，有沈颖若和钱穆，南社诗人沈颖若讲授《诗经》、《论语》、《孟子》。

师范教学严谨扎实，课程都是经史子集类，要求学生背诵经史，学写古典诗文。陈瘦竹是一位勤奋刻苦的文学基础。但是他又对这些教学内容脱离现实人生而不满足。他渴求新知。“五四”新文化运动震荡到在这江南小城引起的变化也渐在显现。学校图书馆与书坊都有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的书。陈瘦竹常常。无论小说创作还是翻译，他都看，各种新小说、新诗、新戏剧、新散文都成了他的老师。他获得了新的审美力。青年人总是跃跃欲试，陈瘦竹开始写短篇小说。他第一篇正式发表的短篇小说《红》(1927)，署名“宝盖头竹”那时时兴用笔名发表作品，多取本名的偏旁或部首。1928年，陈瘦竹《花》，那是以无锡农村发生的一场农民暴动为题材的，小说描写被侮辱被损害的农民终于愤而烧毁了

年，田汉率南国社从南京到无锡，演出《南归》。陈瘦竹在无锡师范学校即将毕业，怀着对这位浪漫观看了《南归》。《南归》是田汉的浪漫抒情剧，剧中春姑娘深恋着一位偶然路过的北方流浪青年诗人，枕着他扔下的一双旧鞋。而母亲却误认为她允诺了勤劳朴实的李正明的求婚。当流浪者南归时，流浪者只得含恨离去，春姑娘痛苦而热烈地向前追赶。闭幕之前，流浪者戴上帽子，提起破行囊，长然离去，春姑娘痛苦地追赶。陈瘦竹与周围的同学流泪了。第二天，《南归》的歌曲就在校园里传唱。观看新话剧。半个世纪后，他回忆道：“这事虽然已隔半个多世纪，但当年戏中的那些激动人心的场感动的情景，至今还记忆犹新。那时我们都在二十岁左右，对于社会现实和个人问题本来感到非常苦闷的心里话，所以对于剧中人的不幸遭遇就禁不住要洒同情之泪。”在观看《南归》后三十年，陈瘦竹

创作》一书，这是国内第一部研究现代剧作家的专著，书中体现了陈瘦竹对田汉与现代戏剧的新的评价。后，陈瘦竹因为研究田汉的这本著作，在“文革”中被揪斗。

瘦竹一心扑在新文学事业上。无锡师范校方斥责一位写新诗的学生，陈瘦竹给予驳斥，他愤而退学。尽管如此，他不愿背弃内心的正直与良知。他与新文学相始终。他有新的追求。

## 二

1931年秋，陈瘦竹考入武汉大学西洋文学系，学名陈泰来。陈泰来原是陈瘦竹哥哥的同学，当时在常州大学有日文凭参加了考试。

瘦竹在校内潜心学习英语，这为他后来研究西方戏剧理论打下了根底。陈瘦竹在课余写的小说发表在《新青年》上，笔名瘦竹。他还撰写了诗歌论文《华兹华斯的诗论》，刊登在天津《国闻周报》上。

武汉大学是著名学府，闻一多讲授诗歌，陈源讲授英国小说、戏剧与翻译。陈源是文学院院长，无锡人，但这位英国绅士式的教授同乡有点隔膜。他从陈源与鲁迅在《语丝》、《现代评论》的笔战文章中知道陈源“‘闲话’未始没有道理”，但终究佩服鲁迅的冷峻深刻。陈源讲授英国女作家乔治·艾略特小说《赛拉》。陈瘦竹怀着好奇心等待陈源来上课。半个多世纪后，陈瘦竹对陈源讲课的印象记忆如新：

中等身材，穿着半旧的浅灰色派力司长袍，头发浓黑，面貌清瘦白皙，金丝边眼镜后面透出锐利坚定的目光。他有一撮乌亮的短髭，神态沉静文雅，说话比较缓慢，不苟言笑；“国语”并不纯粹，带有无锡口音。在我最初接触的老师中，他是最亲近的老师。他在简单介绍了作者及其作品在英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之后，就轮流指定学生站起来读一段。凡是学生译错或含糊其辞的时候，他就随时打断，提出各种问题要求回答，实在答不出，他才予以提示。他有点怕他，上课几周以后，我们才感觉到这位老师学识渊博，态度谨严，经他指点，茅塞顿开。他不高傲、冷淡，他的脸上有时出现笑容，倒也和蔼可亲。二年级时，他教我们读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和《和平》，三年级教我们易卜生的《社会支柱》和《野鸭》。四年级教我们翻译课：英汉和汉英互译。（见《陈瘦竹自传》）

陈源的教育方式使学生的英语能力明显提高，阅读速度加快了。陈瘦竹开始对陈源产生敬意。他偶尔也去陈源家。陈源对文学创作很关心，茶几、沙发上放着各种文学刊物。陈瘦竹虽然有兴趣从事小说创作，也常在刊物上发表，但把自己的作品拿给陈源看，他缺少信心。1933年临毕业了，他终于大胆将刚完成的短篇小说《巨石》拿给陈源看。三天后去院长办公室。三天后，陈瘦竹到陈源办公室，心情紧张得喘不过气来。陈源将原稿还给他，一言不发。他自容，正准备逃走，陈源拿出一封信，说：“写得不错，我给你介绍到上海去发表。”不久，《巨石》发表在《新青年》上。在这份刊物上发表文章的，一般都是知名作家。陈瘦竹深知陈源师对他的器重与提携，激发起创作的热情。以后的半个世纪，陈源、凌叔华夫妇流寓欧洲，他因为被鲁迅批判过，在中国文坛名声狼藉，但陈源师对他的器重与提携，他始终珍藏心中。80年代，他终于在《春雷·重版前记》中记述了陈源师在他心中的深刻印象。

代，陈瘦竹因为主编《武汉文艺》，结识在这个刊物上发表散文的“维特”。这位笔名“维特”的女青年头偕老的沈蔚德。

沈蔚德的父亲早年在日本留学，曾在北洋军阀陆军部任职，但他英年早逝。沈蔚德靠哥哥帮助在武汉二女中读书。陈瘦竹与沈蔚德很快成为好友。沈蔚德参加学生演剧，就邀请陈瘦竹前往观看。她演过《苏州夜话》、《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都是田汉编剧。沈蔚德还演过《卡门》，是根据外国戏剧改编的，表现一位任性性格的吉普赛女郎。演出结束，陈瘦竹到后台迎候沈蔚德。戏剧中表现的追求个性解放、叛逆社会传统的心紧紧地靠在一起。1932年，沈蔚德报考学费较低的武汉大学。武大外文系招生二十名，却有她因为数学较差而名落孙山。发榜的那天，沈蔚德在江边徘徊，在街头漫无目的地行走。天黑，她回家，第二天早上就来了，整整等了你一天，也出去找过，找遍了都没找到你。”陈瘦竹劝她别难过，鼓励她考华大。沈蔚德拿出一部分钱资助她的学费。沈蔚德深深感动，认定只有陈瘦竹才是最亲近的人。她终于进入华中大学。沈蔚德从武汉大学毕业，由陈源推荐去南京国立编译馆任编译。沈蔚德随陈瘦竹南下。他们终于结合到了一起，走上了人生道路。

沈蔚德在国立编译馆期间翻译了萧伯纳名剧《康蒂妲》和文艺论文《文艺鉴赏论》、《导演与演员》、《戏剧艺术》。1935年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在南京成立，沈蔚德进入剧专继续学习。1937年毕业，留校任教，讲授编剧、导演。

沈蔚德还创作了一批短篇小说，发表在《申报月刊》、《东方杂志》、《文学》，结集为《奈何天》。她的小说描写了抗战前江南农村经济的崩溃，以“乡村人物的描写”而引人注目，成为当时知名的乡土小说家。

1937年抗战爆发，沈蔚德追随国立剧专将迁至内地。陈瘦竹不放心，决定举家内迁。他们坐小船从无锡先迁到武汉。陈瘦竹留在武汉工作，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他为抗日军兵讲文化课，发表散文《武汉的抗战》。他到珞珈山探望陈源师。这是他与恩师的最后一面。

1938年陈瘦竹随编译馆转入重庆。他从报纸上不断获悉大片国土正在沦丧。他深感笔杆的无力，他怀念无家可归的一位从家乡逃难出来的熟人，了解到故乡沦陷的前后经过。他决心写一部长篇小说，表现江南乡村抗战的艰苦。这部长篇，有祖孙三代，故事的背景正是江南的抗战。他每晚在半夜动笔，因为怕惊动同屋的几位同事，第天早晨起床，身心投入，经过半月鏖战，终于完成。这就是后来颇受赞誉的《春雷》。当1941年《春雷》出版后，陈源至四川乐山，专门为《春雷》发表评论（《中央周刊》1942年5月）。陈源指出：“这一部书是抗战小说中写得最好的，它写的是他所最熟悉的乡村，它与一般抗战小说不很相同。普通的抗战小说所着重的是故事，发生的地点是虚构的，所以读的时候，常常使人产生上不在天、下不在地之感。本书作者所着重的却在乡村人物的描写，从他们的个性的发展中出来。我们可以说，这仍然是一部乡土小说，只是所写的不是平时的乡村，而是抗战中的乡村。”《春雷》改编为话剧《江南之春》，在重庆公演，颇获好评。1985年，《春雷》作为“中国现代中篇小说选读”之一，收入《中国现代中篇小说选读》。

年，陈瘦竹来到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人生有偶然。校长余上沅盛情邀请陈瘦竹到剧专任教，陈瘦竹就离开重庆来到这个偏僻小县，却从此走上了戏剧研究之路。

是四川内地小县城，颇具清末遗风，每逢中午与晚上起更时分，就放炮报时，县政府有公告便派差役鸣炮，校长余上沅网罗了许多戏剧专家，洪深、马彦祥、陈治策、张骏祥、焦菊隐、黄佐临、章泯、吴仞之都曾先后在这里执教。曹禺是教务长，他讲授编剧、剧本选读、戏剧批评课。剧专有许多中外戏剧书籍，曹禺阅读了大量戏剧书籍。余上沅请他翻译英国戏剧理论家尼柯尔的《戏剧理论》，作为剧专与重庆商务印书馆《丛书》第一种。

虽小，却是艺术殿堂，中外名剧时常在剧专排演。陈瘦竹很快进入了剧专的艺术环境，编剧、导演、表演、翻译、钻研。

太太沈蔚德，是剧专第一届毕业生，任曹禺助手，写读剧报告，有时也以教师身份粉墨登场。1939年《蜕变》完成，经张骏祥导演，赴重庆在国泰大戏院首演。沈蔚德饰演女主角丁大夫。第四幕，丁大夫给儿子开导，曾经她治愈即将重返抗日前线的伤兵们有一段感人肺腑的话语。这也是曹禺为戏剧高潮精心撰写的大段台词，以激动与波澜起伏，即是全剧主题之所在，又是角色崇高精神世界的呈现。沈蔚德在曹禺的启发下反复琢磨情感起伏与变化，声调的抑扬顿挫。她的念白音色柔和亮丽又有内在力度，感情充沛恰好的传送到观众。每当她念到“一个当母亲的心”，念到“把我的孩子也献给了我们共同的母亲——我们的祖国”，剧专《蜕变》的重庆首演风波迭起，也迎来盛况空前。沈蔚德若干年后忆及，仍是历历在目前。

安，陈瘦竹夫妇住白马街大绅粮冯老爷公馆旁的一所小院里。晚上家人入寝后，陈瘦竹与沈蔚德就坐在油灯光，谈戏剧，论艺术。有时谈到具体作品或演出，两人发生争执，嗓音愈来愈响，一方就向对方挑战，对方就板着脸不再出声。沉默中，如果一方递过一支烟，对方接过点起，吐出一口烟，就表示趋于和平而又严肃的合作成了两人研究的动力。

陈瘦竹刻苦钻研，他又有扎实的英文功底。他的艺术感觉相当敏锐。剧专的艺术环境使他如虎添翼。1942年曹禺再三邀请陈瘦竹接任他的“戏剧批评”课程。陈瘦竹以尼柯尔的《戏剧理论》和尼柯尔编的《欧洲戏剧史》为教材，讲授自欧洲亚里斯多德以来至20世纪的戏剧理论。不久，剧专成立两个教研室，以杨村彬任组长，陈瘦竹任组长的理论编剧组。

1943年陈瘦竹译的尼柯尔《欧洲戏剧批评史纲》在《文艺先锋》刊出。从此，他发表了许多欧洲戏剧理论文章。在民族话剧理论建设处于草创期，陈瘦竹因应戏剧界的需求，勤勉地介绍西方戏剧思想与戏剧流派，既对古希腊悲剧、莎士比亚戏剧的深入剖析，也有对19世纪“新戏剧”思潮之后，如新浪漫派、象征派、自然主义等理性的思索，多元探索戏剧的基本理论问题，试图超越传统戏剧观念，领略现代戏剧美学真谛。他的

、《自然主义戏剧论》，都是当时有影响的力作。他的关于戏剧本质、戏剧类型、戏剧结构、戏剧风格。

竹继续拓展研究视野，他在剧专讲授戏剧批评，发表了许多剧作家研究论文。他研究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萧伯纳《康蒂姐》、新浪漫派剧作家罗斯当、象征派剧作家梅特林克，他研究法国浪漫运动与雨果主义戏剧家易卜生名剧《野鸭》与《玩偶之家》、自然主义名剧《下层》，他研究戏剧鬼才安特列夫，《浦斯王》、《美狄亚》、《麦克白》、《阿尔刻提斯》。他已开始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点，那就是以戏剧作与戏剧流派的戏剧史研究模式。他译尼柯尔《戏剧理论》，虽然由于战局原因未出版，但是有一天他发现尼柯尔《戏剧理论》主要以英国戏剧为例证，其中许多名剧从未介绍到中国来。他希望举一些中国戏剧用尼柯尔的理论来解释中国话剧。他设想以中国话剧为例，建设一个新的戏剧理论体系。

继续研究戏剧理论。他还翻译了雨果名剧《欧那尼》。这是法国浪漫运动的先锋之作。熟谙法国文学的夏竹的译本，被公认比前者更佳。

代末，时局已不容许个人安心研究戏剧艺术。“国共”交战，正决定着中国的历史命运。1949年3月在中央大学集合，演出宋之的《群猴》。陈瘦竹应邀前往。会后，学生游行，要求国民政府当局接受中游行学生遭到国民党官兵殴打，有的学生被押至大光新村军营。陈瘦竹心急如焚，不顾安危前往大光新村交涉，被指为“八路教师”，遭特务扣押在卫戍司令部，被逼讯数小时，后经据理力争，才得以深夜终于返校。陈瘦竹一个个询问伤情。半个多世纪后，这些学生回忆及此，仍充满对陈瘦竹的深情。

#### 四

解放初，陈瘦竹是南京大学中文系最年轻的教授，与前辈胡小石、方光焘一样深得学生崇敬。他是50年代开设中国现代文学课的少数开创者之一。他组建了南大中文系现代文学学科，培养与扶植了一批批人。其艺术更是一流。他因目疾严重，讲课不用讲稿，他参照播音速度，以每分钟二百字的速度讲课。他的语言不枝不蔓，简洁准确，记录下来便是一篇好文章。当年听他课的老学生们至今还津津乐道，赞叹陈瘦竹惊人的记忆力，精彩的讲课语言与学术智慧。他在南京大学课堂上讲授田汉戏剧，不久，研究田汉的《田汉》就在上海出版。他在课堂上讲授《雷雨》、《日出》，不久，他的长篇论文《论〈雷雨〉和〈日出〉的悲剧性》以威刊物《文学评论》刊出。

57年开始，陈瘦竹先后完成了对田汉、郭沫若、丁西林、曹禺、老舍等一批杰出的中国现代剧作家的各种研究中，话剧研究较为薄弱，陈瘦竹是从40年代至90年代专事现代戏剧研究的唯一始终坚持。60年代，他的一系列见解独特的现代剧作家专论，成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开创性成果。陈瘦竹以深厚的审美透视力深入剖析了这些代表性剧作家的艺术成就，展示了中国现代戏剧文学的杰出成就。话剧是“一代剧作家的努力，已经在中国生根开花，中国剧作家们已经能够出色地运用外来形式描绘出栩栩如生

剧作家的努力与贡献，通过陈瘦竹的理论剖析，获得了历史性认可与确证。陈瘦竹运用了历史观点与研究方法，在当时的现代戏剧研究中具有方法论意义，为现代戏剧研究展示了一条新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代戏剧研究界的中青年学者，无一不是从学习陈瘦竹的剧作家论而走上论坛的。

坚决的意念出现在他的脑际。他在江安翻译《戏剧理论》时的困惑，这时化作一个清晰的思路：“运用马克思主义综合外国戏剧和中国戏曲和话剧，建立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他的现代剧作家研究系列，就是这一工作的开端。

关注中国戏曲，研究中国戏曲的艺术成就。他有浓厚的西学基础，对西方戏剧历史与戏剧理论相当熟悉。他注重历史与理论，构建中国现代戏剧学体系。

他的学术工作又一次呈现勃盛的景象，一场文化浩劫开始。他在南京大学首当其冲。1966年夏天，他在南京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田汉被打成“叛徒”，他因为写了《论田汉的话剧创作》，也在被打倒之列。《论田汉的话剧创作》一书，成了为“30年代文艺黑线”树碑立传的铁证。陈瘦竹被关进“牛棚”。南京大学革命师生召开批判会，把他押到雨花台接受批斗。革命专政队把他从牛棚里拖出来，挂上杠铃，套在他的脖子上，逼他低头弯腰走在队伍前。从南京大学汉口路出发，一路经过新街口、三山街、长乐路人民广场，他几乎匍匐而行。他支撑到雨花台前，又被逼沿着高高的台阶爬到烈士纪念碑前。或许他曾痛感地想到，进步学生被国民政府的特务拘押。但事后，最使他痛心的是他15年累积的30多万字的戏剧理论札记，

关在牛棚中检查、劳改，不准与任何人接触。他觉得“天地何其狭小，人生何其孤寂”。这时，他只有相依为命的妻子相濡以沫的蔚德。他是为了她才活下来，独自忍受那无数次非人道的摧残。

“文化大革命”结束，陈瘦竹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获得新生。他负责《鲁迅全集·集外集拾遗》的注释，任注释组成员，赴上海、北京、杭州、绍兴查找资料，挤公共汽车，坐图书馆。1978年1月一部高水平《鲁迅全集·集外集拾遗》终于问世。

1978年秋，全国高校恢复招收研究生。那一年陈瘦竹已是七十岁。慕名前来报考陈瘦竹任导师的南京大学的学生，有百余名学员。首届录取的四位汪应果、朱栋霖、王文英、任天石，在陈瘦竹、叶子铭指导下，完成了《叶圣陶的研究专论》，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陈瘦竹抱病指导博士生。他赠给他们立人治学十六字原则“基础深厚，学风朴实，奋发图强，坚持原则。”他的研究范围都是戏剧美学的重要范畴，周安华研究悲剧，阎广林研究喜剧，赵康太研究悲喜剧，周宁研究戏剧原型学。他希望青年学子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七十多岁高龄，迸发出惊人的生命力。他的双眼患视网膜黄斑，在青年时即以放大镜阅读，晚年他的视力更差，只能以倍放大镜阅读外文原著，完成了三部学术著作：《现代剧作家散论》（1979）、《论悲剧与喜剧》（1981）、《论喜剧》（1988），一百余万言。《现代剧作家散论》以其历史观点与美学观点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成为中国现代戏剧研究的重要著作。

《悲剧与喜剧》以中西戏剧美学相融合的观点阐述诸多重要的戏剧美学现象，以其深刻扎实的学术内容荣获戏剧理论著作奖。

1980年，中国话剧文学研究会在北京成立，陈瘦竹致开幕辞。他以高度学术威望被推举为中国话剧文学研究会

连续西方戏剧理论研究。他的一系列分量厚重的关于悲剧、喜剧、戏剧本体、戏剧观的宏篇巨论，都显示了戏剧学的理论框架与新颖学术见解。《论悲剧精神》、《悲剧往何处去》、《喜剧简论》、《论喜剧中喜剧》、《当代悲剧理论述评》、《欧美喜剧理论述评》、《心理分析学派喜剧理论述评》、《王尔德的唯美主义》等论文，已经成为我国戏剧美学领域的经典文献。他对世界悲、喜剧理论的历史衍变及20世纪的多元发展进行了概括与提炼，上下东西纵横捭阖，尽收笔底。这些论著以异常丰富的理论信息与广知识构架，令学术界引导研究者对一个个戏剧美学概念进行历史审察，又给以精要的评点。

陈瘦竹的现实主义戏剧本体思想具有开放性。他不拘泥于马克思等人的片言只语，他也熟悉当代西方新学派的困惑、盲从。《关于当代欧洲“反戏剧”理论》、《谈荒诞派的衰落及其在我国的影响》、《〈论戏剧理论〉探索戏剧理论中的一些偏颇，提出质疑。他反对盲目照搬，主张“拿来主义”，为“我”所用。这些论著主张建立于对中西戏剧与艺术规律的深入掌握基础上。他对西方戏剧的深入了解，甚至连被他批评的荒诞派戏剧，也以“反戏剧”面目出现的荒诞派戏剧能否在中国博得广大戏剧观众的掌声，还需历史证明。中国当代戏剧。他提出：“剧诗综合抒情诗与叙事诗，而以抒情因素为灵魂”。他呼唤剧作家创作出雅俗共赏、真正震撼力的作品，发展中国戏剧的民族风格。

陈瘦竹以八十高龄全力构造他的中国现代戏剧理论体系，他被确诊患有绝症。在“文革”期间，他被下放到右胸第二三肋骨间留下暗疾。他患的是胸部恶性间皮瘤。

惊人的毅力，继续完成了研究美国戏剧家奥尼尔的三篇论文。

病中指导博士论文，亲自出席博士论文答辩会。

他的遗言是：“生死是宇宙的奥秘，又是人生的大事。在离开尘世之前，能够超越尘世之见，进入无我之境，是一种大智、大勇的精神。”

1980年6月2日凌晨，陈瘦竹在南京与世长辞。

1980年6月2日，北京举行“陈瘦竹戏剧理论学术研究会”，全面评价陈瘦竹的戏剧理论成就与学术地位。

1980年6月，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三卷本《陈瘦竹戏剧论集》。这部20世纪中国戏剧理论经典，是陈瘦竹留给后世的宝贵财富。

20世纪，陈瘦竹为建设中国现代戏剧学筚路蓝缕，开拓创业。他为中国现代戏剧学科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铭记这位为她的学科发展做出过卓越贡献的、辛劳的智者！

厦门大学图书馆